

东南大学中华词学研究所 编

中华词学

趙樸初題



东南大学出版社

1



中华词学

熊初題

吴熊和 喻朝刚 主编
曹济平 王步高

东南大学出版社

1994·南京

(苏)新登字第012号

中华词学

吴熊和 喻朝刚 主编
曹济平 王步高

●

东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南京四牌楼2号 邮编210018)

江苏省新华书店经销 南京市京新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7.375 字数197千

1994年7月第1版 1994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200册

ISBN 7—81023—922—8 / I·12

定价: 8.00元

(凡因印装质量问题,可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中华词学》编委会

顾问 (按姓氏笔划为序)

马兴荣	王水照	水原渭江 (日本)	刘乃昌
村上哲见 (日本)	张璋	严迪昌	吴新雷
罗忼烈 (香港)	金启华	宛敏灏	周笃文
郑云波	林玫仪 (台湾)	施蛰存	钱仲联
顾易生	黄兆汉 (香港)	常国武	程千帆
缪钺	霍松林		

主编

吴熊和 喻朝刚 曹济平 王步高

编委 (按姓氏笔划为序)

邓乔彬	王兆鹏	王国璆 (新加坡)	王筱芸
任天石	刘庆云	刘扬忠	沈家庄
周少雄	施议对 (澳门)	黄珮玉 (香港)	陈祖美
黄嫣梨 (香港)	梁鉴江	谢桃坊	蒋哲伦

特约审稿人 (按姓氏笔划为序)

杨海明 钟陵 钟振振 顾复生

目 录

主编寄语

- 积薪传火 光大词学……………吴熊和 (1)
促进词学研究 弘扬中华文化……………喻朝刚 (3)
继往开来 拓境创新……………曹济平 (6)
鸡笼山,六朝松与中华词学……………王步高 (9)

宏观纵览

- 略论宋词兴盛的原因及其影响……………金启华 (11)
唐宋词的伤春主题及其原型意义……………邓乔彬 (17)
走向大自然——宋南渡词心初探……………王兆鹏 (33)
词学三论……………张碧波 (53)

词论研讨

- 对李清照《词论》的重新解读……………陈祖美 (70)
宋代词论研究……………杨海明 (87)
朱彝尊和他的词论……………王达津 (117)
明代的词风与词论……………刘明今 (122)

宋词考论

- 张先和安陆考……………吴熊和 沈松勤 (133)

明清词说

- 明清浙籍词人考论……………周少雄 (137)
一串骊珠,两行清泪吴藻词浅论……………蒋哲伦 (144)

韵律研究

- 词韵的建构从试拟到完成
——朱敦儒沈谦、戈载三家词韵评述……………谢桃坊 (154)

说《词律》的版本……………周玉魁(166)

海外撷英

词人柳永……………(美) 海涛威(171)

湖海楼词的风格……………(台湾) 丁惠英(181)

词坛耆宿

深切怀念吴白匋先生……………周本淳(201)

词苑新葩

唐圭璋(205) 钱宝琮(205) 吴白匋(205) 张璋(210)

常国武(211) 黄墨谷(212) 马祖熙(213) 傅义(214)

黄畬(214) 曹长河(214) 黄志豪(215) 张远齐(215)

刘梦芙(215) 王蜚堪(217) 曾有才(218) 王璞(218)

朱庸齐(218) 曾铸(218) 阚家冀(219) 叶嘉莹(219)

刘萍(219) 王志民(219)

词籍评介

控扼唐宋词风会群体之铃键

——萧鹏《群体的选择——唐宋人选词与词选通论》简评

……………秦襄民(220)

词坛信息

《张孝祥笺校》即将问世……………(86)

《宋词艺术大辞典》将问世……………(132)

《全宋词》的两种全注本开始编著……………(136)

《唐宋词汇评》在编著中……………(165)

1990年以来新版词籍简目(一)……………(226)

词作者来稿须知……………(170)

为读者服务……………(143)

• 主编寄语 •

积薪传火，光大词学

吴熊和

词学本是诗学的一支，嗣后发展成为与诗学并行的一种独立的专门之学。近代以来，词学昌盛，名家辈出，在本身的研究领域内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成就。词学正以其自具特色，自成体系的新的学术面貌展现于世，在国内外学术界得到广泛尊重。

《中华词学》的出版，将为推进词学研究和学术交流，为词学的承先启后、继往开来发挥积极的作用。

新时期的词学需要有重大的开拓创新，但是这应以更好地继承历代词学的已有成果作为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尤其是近代以来，词学研究的领域不断扩大，研究的问题不断深入，所积累的文献资料和学术成果，为数是很为可观的。可惜至今尚缺少综合整理与全面总结，使之系统化、理论化和科学化。夏承焘先生在1935年曾计划撰写一部“为词学总结”的《词学考》，并打算在四十岁之前分别完成《词学史》、《词学志》、《词学典》、《词学谱表》四部著作。他的《天风阁读词日记》中就记载了当时为《词乐考》所拟的一个纲目，包括了源流考、乐器考、制曲考、大晟乐府考、乐工歌妓考、谱字考、词谱考等重要内容。由于抗战爆发，流离奔走，上述计划就被搁置下来，后来也没有机会重新动手。现在我们已经有了足够的条件来进行这类基础性的工作。可以集中进行，也可以分散进行，集百家之长而总其大成。

做好这类工作，除了博学洽闻，更需要自具手眼，困难当然是不少的。但是我想，这对于提高词学研究水平，让年轻一代的学者在高起点上起步，避免通常易见的近视症和幼稚病，都将是有意义的。《中华词学》不妨多予倡导。

改革开放以来，学术思想日趋活跃。词学不能自我封闭，须借此开拓视野，尝试运用自身发展所必需与有效的各种理论与方法。旧学深沉，新知邃密，把两者结合起来，传统的词学才能获得活泼的生机。前几年文化学的讨论，在以新的视角视察唐宋词这种文化现象时就有不少启迪。例如谈论词的起源，过去主要着眼于词与音乐的关系。现在看来，词的产生不但需要燕乐风行这种具有时代特征的音乐环境，它同时还关涉到当时的社会风习，人们的社交方式，以歌舞伴酒的歌妓制度，以及文人同乐工歌妓交往中的特殊心态等一系列问题。词的社交功能与娱乐功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同它的抒情功能相伴而行的。不妨说，词是在综合上述复杂因素在内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一种文学——文化现象。很希望《中华词学》就此类新视点新问题以及词学的理论更新逐步展开讨论。

促进词学研究 弘扬中华文化

喻朝刚

《中华词学》在东南大学领导和有关方面的积极支持下，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和广大读者见面了。这是词学研究史上的一桩盛举，也是我国学术界的一件喜事，值得每一位热爱词学、热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炎黄子孙的热烈祝贺。

喜讯传来，本人作为忠实的读者和主编之一，感到无比兴奋，无比激动。此时此刻，我正伫立长白山头，俯视天池，遥望南天，不禁心潮澎湃，浮想联翩。我仿佛看到，从扬子江下、石头城下，驶出了一只雅洁素淡的白帆。它船舱虽小，却载着一筐筐不能用金钱论价的精神财富，载着一箱箱具有不朽艺术价值的文化瑰宝。它劈波斩浪，避开商海大潮，穿过浓烟迷雾，驶向五湖四海，驶向人们心灵深处的港湾。它像那白头山顶的雪莲，又像那天池中的圣水，洁白、透明、纯净，不含任何杂质，没有丝毫污染。它可以陶冶人们的情操，开阔人们的眼界，丰富人们的知识，增进人们的身心健康。它是当今最宝贵的精神食粮。相信它一定能在建设社会精神文明、宏扬民族文化的事业中作出自己的贡献。

词，作为唐宋以来兴起的一种配合音乐、可以歌唱的新体诗，是源远流长的中国古代文学园地里一株独具风韵、艳丽无比、举世无双的奇花。它的艺术魅力永不衰歇，人见人爱，能给每一位读者以赏心悦目、妙不可言的美感享受。它在中国诗歌史和世界诗坛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是任何一种文体所不能取代

的。它是中华儿女智慧的结晶，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一种最精美绝伦的艺术创造。它的语言、声韵、结构、意象、境界和格调，无不体现出中华文化的历史背景，体现出东方民族艺术的固有色。它是我们永远引以为自豪的一份极其珍贵的文化遗产。

词学研究有着悠久的传统。前代学者在这方面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作出了宝贵的贡献。改革开放以来，词学研究和我国各项建设事业一样，也有了明显的进展，取得了不少可喜的成绩。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观念和方法的更新，十分引人注目。许多有价值的学术论著相继问世，一批优秀的中青年词学研究者的崛起，标志着这一学术领域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然而，困难和问题也不少。就客观而言，当前学术研究特别是社会科学的研究不够景气，学术著作出版难的问题至今未能妥善解决，队伍青黄不接，断层现象严重，一些有才华的中青年被迫改行下海学商，使我们这些执着于中华传统文化，甘心一辈子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人深感忧虑。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东南大学决定出版《中华词学》，为词学研究开辟一块园地，他们的远见卓识，令人钦敬。我相信，《中华词学》的编者、作者和读者一定会满怀信心，通力协作，无悔无怨，将它办好，将中华文化的艺术精品推向世界，让五大洲的人民也能分享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

就主观而言，我们的观念还须要进一步更新，研究的方法 and 手段也应不断地现代化。一切有益的东西，不管是古人的或外国人的，都应当通通拿来，一分为二，有选择地加以利用。固步自封和追求时髦都是不可取的。词学研究几百年来积累了许多经验和成果，不能轻易否定。但也无庸讳言，其中某些传统观念、研究方法和审美模式已经不适应今天的时代潮流，这就要求我们进

行科学的分析和鉴别，或加以改造，予以扬弃，总之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只有这样，我们的研究工作才能深入一步，才能跨上一个新的台阶。

当《中华词学》出版之际，我站在长白山头，遥望南天，不禁缅怀当代词学大师夏承焘先生、唐圭璋先生和一切对振兴词学作出过巨大贡献的前辈学者。他们毕生致力于宏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致力于词学研究，硕果累累，著作等身，为繁荣学术事业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他们的精神，他们的风范，永远鼓舞和激励着我们。

我仿佛看到，从扬子江上、石头城下启航的那只白帆，正乘风破浪，驶向五湖四海，飞向蓝天白云之中。祝它鹏程万里，祝它一路顺风。

1993年6月15日

于长白山下 雅林宾馆

继往开来, 拓境创新

曹济平

《中华词学》在东南大学有关领导、出版社和词学界同仁的支持鼓励下, 经过艰苦努力, 终于出版问世了。

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历史, 积淀着丰富深厚的优秀文化。历史表明中国文学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数千年来所积累的宝贵的创作经验, 决不是一去不复返的陈迹, 而是能体现出中华民族的审美意识, 尤其是独具的艺术魅力, 更有蓬勃的生命力, 并为当代文学借鉴吸收而增添生机和活力。尽管商品经济大潮的猛烈冲击, 使昔日引人瞩目的文学光环渐趋淡化, 然而, 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学是商海所淹没不掉的。如今潜心于文学创作和研究者的依旧在默默地耕耘, 孜孜不倦。令人困惑的是, 他们辛勤劳动所结出的丰硕成果, 在出版业不断滑坡的态势下, 常常难以面世。从词学研究角度看, 共和国成立四十多年, 为词学研究者提供的专业论坛和词学爱好者所拥有专业读物, 仅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的《词学》集刊一种。这显然不能适应跨世纪的时代需求, 而且与历史悠久的泱泱大国也不相称。为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统, 为词学研究者开辟一个新的专业园地, 我们自不量力地创办了《中华词学》, 以便国内外学者研究之最新成果, 得到及时交流沟通, 互为补益, 从而促进词学研究的深层拓展。

千百年来, 词体产生及其发展演变, 大致经过了五个时期, 即萌芽期、成熟期、鼎盛期和衰落期、复兴期。漫长而曲折的历史进程, 词作内涵突破了花间艳情的狭小范围, 不断丰富扩大和延伸, 包举时代社会人生的各种感情世界, 终于摆脱了词为“艳

科”、“小道”的文苑附庸地位，一时蔚为大国。词体由此而渐尊，词学也成为一种独立的自成体系的专门之学。

词学的定义究竟是什么？迄今为止的辞书中没有作出解说。这是一个尚待界定的值得研讨的课题。从语源上考察，“词学”二字出现甚早。五代孙光宪《北梦琐言》逸文卷一云：“进士杨鼎夫，富于词学，为时所称。”南宋洪迈《客斋三笔》卷十有“词学科目”条等，此皆指词章之学，可置之不论。明清时期词家所谓词学，实指“倚声填词”而言，如清田同之《西圃词说》谓倚声之道，因“宫调失传，词学亦渐紊矣。”此与今日所考求之词学概念相去甚远，近人龙沐勋在《研究词学之商榷》一文中指出：“推求各曲调表情之缓急悲欢，与词体之渊源流变，乃至各作者利病得失之所由，谓之词学”。并认为“归纳众制，以寻求其一定之规律，与其盛衰转变之情，非好学深思，殆不足以举千年之坠绪，如网在纲，有条不紊，以诏示来学”（《词学季刊》第一卷第四号）。龙先生对词学所下定义虽然还不够完整，但已涉及到词学研究中的音乐领域，体现出词学有别于诗学的特性。

词学作为一门系统科学，我们认为其研究范围应该包括词源、词乐、词调、词律等基本体式以及词人、词籍版本、词论、词派、词史等诸多方面。这是一个内容广泛复杂而又严密的学术体系。前代学者为此呕心沥血，艰辛劳动，结出了丰硕的成果，推出门类众多有影响的词学专著。近三百年来，词学研究的走向已出现多元化、多层面的格局，如集词律大成的著作有《词律》、《词谱》，研讨“音律学”的代表作有《燕乐考原》和《香研居词麈》，“词韵学”的代表专著有《词林正韵》，“校勘学”的力作有《彊村丛书》。此外还有代表“批评之学”的词论专著《介存斋论词杂著》和《白雨斋词话》等。这些开创性的词学专著先后问世，奠定了词学研究的良好基础。当代词学研究者既沾丐于

前贤之传统学风，又复以新思维探求本门学科，拓迹开统，涌现出一批有学术价值的词学新著，涉猎面更为广泛，例如《全宋词》修订再版，《敦煌歌辞总集》、《全唐五代词》、《全金元词》和《词话丛编》增订本等相继面世。《唐宋词人年谱》、《唐宋词通论》以及宋词别集笺注本先后出版。此外断代词史《唐宋词史》、《清词史》也陆续与读者见面，而齐鲁书社独家推出的词学研究丛书系列，尤为广大词学爱好者所注目。林林总总的词学新著，显示出当今词坛的活力，“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当然，我们不能低估这些功绩，但也不能说是本门学科的终结。跨世纪的时代风雷，兆示我们要继往开来，拓境创新，从而提高词学研究的整体水平。现在词学研究领域里亟需解决的课题还很多，一些未开垦的处女地有待耕作。日前大陆与海外学者的研究心态、研究思路以及视角开拓、转换等方面，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也需要沟通互补，而我们对海外词坛的信息传递，由于渠道不畅，往往滞后，为此本刊特邀请香港饶宗颐教授、罗忼烈教授和台湾林玫仪教授，日本村上哲见教授、水原渭江教授等担任顾问或编委。这不仅为本刊增光，而且有助于文化学术的交流。“以文常会友，唯德自成邻。”我们热切希望得到国内外专家学者与词学爱好者的大力支持，同心协力，使这个刊物能及时反映大陆与海外词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并将以内容丰富、知识密集、信息量大的风貌展现于世，为词学事业的繁荣昌盛作出实绩。这是编者和读者的共同心愿，也是我们努力开拓进展的目标。

七十年前，东南大学的词学事业有过光辉的岁月，词学大师唐圭璋在此与词学结下不解之缘。薪尽火传，如今在这座校园里又诞生了词学研究所，出版了《中华词学》，让我们祝愿她蒸蒸日上，更加辉煌！

鸡笼山，六朝松与中华词学

王步高

烟波浩渺的玄武湖南，覆舟山西，有一座高不足百米的鸡笼山。与五岳三山相比，此山委实微不足道。山以“鸡笼”而名，据说乃因山势浑圆，形若鸡笼，其实又何尝不是因为其小而然。由此我突发奇想，若将众多的学术报刊比作丛山峻岭，我们的《中华词学》不算是一座小小鸡笼山么？作为主编之一，创办伊始，不欲其为岱岳、留仑，岂非其志不宏而令人齿冷？其实不然。刘禹锡曾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鸡笼山六朝时曾为皇家内苑和佛教圣地，是大儒雷次宗开馆之处，又为竟陵王萧子良集四方学士之所。山上的鸡鸣寺、观象台、胭脂井，均属名闻遐迩的古迹，也是怀古词中不时道及的题材。诚如此，以鸡笼山喻本刊，似乎并无辱没之意。

与鸡笼山隔街相对的一株六朝古松，据说已有千余年树龄。它历经雷殛和风霜，却依然枝繁叶茂，郁郁苍苍。植物学家谓它可能植于六朝，也有谓它植于隋代或唐代。无独有偶，词的产生也同样有此三说。松与词竟是同龄者，其历史经历相同，岂不也是一种缘份？鸡笼山、六朝松历览古今，冷静而客观，这对词学研究也可有某种借鉴。

六朝松位于东南大学校园内，六朝时这里是皇宫及台城，明代为国子监，《永乐大典》便于此编成。东南大学是一所有近百年历史的著名高等学府，它始建于光绪壬寅（1902），三四十年代，它名中央大学，是全国的最高学府，也是词学研究的中心。已故著名词学大师陈匪石、刘毓盘、吴梅、李冰若、汪东、王易、任仲敏、卢冀野、唐圭璋、龙榆生、吴世昌、沈祖棻……均在此工

作学习过。薪尽火传，如今，这里成立了全国第一个词学研究所——东南大学中华词学研究所，并在校领导、文学院及出版社领导支持下创办了《中华词学》，使东南大学重新置身词学研究之林。

清人对中华词学研究厥功甚伟。而建国以来，词学研究也硕果累累，然而词学研究远远落后于诗学的局面并未根本改变。金元明清词研究几乎无人问津。金元明清名家词集校注，年谱的编订，《全清词》的编纂，历代词学批评史和词史的编纂，《词律》、《词谱》的修订，词籍总目提要及适合现代汉语发音情况的新《词韵》的编订，词学研究的古为今用及推陈出新问题……这些任务大都不是某一学者单枪匹马或以手工劳动的方式所能完成的。词学研究的手段亟待改革，系统论、控制论、结构主义等西方文艺新思想的输入，使词学理论研究发生了一场革命性的转变，毋庸讳言，计算机走进词学领域，又将是一场新革命的开始。当今是信息时代，现代通讯手段使得可以不设扬州书局而编成《全唐诗》。词学研究的现代化、群体化问题不再是纸上谈兵。《中华词学》创办，应当作为词学研究新阶段的标志，并且应当成为新时期全国词学研究的联络信息中心，并对全国词学研究有一定启示和调控作用。

然而，作为主编之一，我深知“创业难，坚持更难”。在商品经济大潮冲击下，保持平静的心态去钻故纸堆是很难的。他人下海，我们登山。纵然登的只是一座鸡笼山，而对铺天盖地的狂涛巨浪，要保住这片为无意或无力弄潮的莘莘学子提供的耕耘之地或栖身之岛也决非易事。既要力排万难，还要抵挡住金钱的诱惑，大约比之前辈办《词学季刊》及《词学》更为艰辛。

众人拾柴火焰高。愿海内外有志于词学的专家学者及广大读者共同努力，使这座鸡笼山不变成覆舟山，使中华词学这一古松永葆青春，使我国未来的词学研究及创作活动更加兴旺发达，超越前贤。

略论宋词兴盛的原因及其影响

金启华

词发生、发展于唐、五代，而特兴盛于宋。

词，作为宋代的代表文体，其数量和质量都是很可观的。据唐圭璋先生所编的《全宋词》统计，搜集有词人一千三百余家，词作两万余首，可以说是洋洋大观。这众多词人，包括帝王将相、文人学士，僧道女流，范围是很广阔的。而词体方面，则小令、中调、慢词，无不格律齐备，各臻极致。其反映历史现实生活方面，则北宋词较狭窄，而南宋词则较广阔而又深刻的。在词的风格方面，更呈现出各种不同的流派。技巧上争奇斗胜，各具特色。宋词和那个时代的脉搏是密切相关联的。

我们推究宋词兴盛的原因，是可以从下列三个方面来探索的：

首先，我们知道词最初是合乐的，而燕乐之兴盛和词作之繁荣更是紧密联系的。燕乐是古已有之。唐太宗时增隋之九部乐为十部，而坐部伎之琵琶曲尤为当时所重，风行于世。至开元时，歌者杂用胡夷里巷之曲”（《旧唐书·音乐志三》卷三十，志第十）

“词多郑卫”（同上书）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燕乐是民间乐曲和外来乐曲的杂用，而歌辞则多为抒情之作，或有艳语。“宋初置教坊，得江南乐已汰其坐部不用。自后因旧曲创新声，转加流丽。”（《宋史·乐志》卷一四二，志九十五）宋代是把燕乐加以改造而成为新声以用于世的。这里，由于君主的提倡，更使各种曲调增多。据《宋史·乐志》称：